

连载第一天就被读者誉为
“眼泪收割机”的年度虐心小说

你是一眼万年的悲伤
也是一生一次的挚爱

著
顾白白



余生 不再为你难过

你送我两样最美的礼物，
一样是你眼中的灯火，
一样是那颗木曼陀罗。
让我黑暗无光的人生波澜四起，
从此有了星光也有了恐惧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水

金生

不再为你难过



“金生”
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
金生：一个普通人的故事

生

余生 不再为你难过 2

顾白白
——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余生不再为你难过. 2/ 顾白白著. --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594-1545-5

I. ①余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3725 号

书 名	余生不再为你难过 2
作 者	顾白白
选题策划	夏七夕工作室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龚 雯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设计	嫁衣工舍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257 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,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545-5
定 价	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以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005

Chapter 1: 命定

[你有没有遇见这样一个人，当你看见他，便觉得像在晴空白日里，听见风铃里轰鸣声四起，像天崩地裂，像海啸。满纸明艳中，他是光，是风，是银河，是星辰，是你黑白世界里，唯一的色彩。]

044

Chapter 3: 忠难

[这不怎么光荣的人生里，好在，遇见了你。]

086

Chapter 5: 错过

[倘若愿意，我便娶她，倘若不愿意，我便一生不娶。守护在她身旁，即便以兄妹之名，如有违背，我便一生孤苦，不得好死。]

130

Chapter 7: 暗涌

[后来好多个时候，回忆至此，她都会想起她。她人生里最美好的年华，也在那个夜半，戛然而止了。]

001

Chapter 0: 楔子

026

Chapter 2: 秘密

[古有美人一入侯门深似海，今却有她白落欲，一见君王误终身。]

063

Chapter 4: 星尘

[在那个仰望星空的夜晚，她注视着千万年前自己发出的光芒，只觉得这寂寞是再好不过，再圆满不过的时光了。]

108

Chapter 6: 破茧

[“你知道木鸢陀罗的花语吗？”
“为你冲锋陷阵，为你染风破胆，你身边一切的灾祸都是我消灭，我会保护你，至死方休。”]

150 Chapter 8: 交锋

{ 三月的风凉而薄，白洛敏被基玉一吓，便是耗尽了血气，一双手凉的像泡过了冰水，可基玉则在掌心，却觉得烫极了，脚底发一直热烈的心跳，暖烘烘的。}

193 Chapter 10: 圆满

{ 小白，想做什么，就大胆地去做吧。不要害怕，你只要大步向前走，我会保护你，至死方休。}

248 Chapter 12: 原罪

{ 凡事都是这样，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，就再也沒有勇气说出口。从此成了长在心上的肉刺，白日黑夜，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煎熬。}

302 Chapter 14: 流星

{ 有人说，和爱的人在一起，一分像是一秒，可爱的人不在身边，一秒就像是一年，长命百岁，累日如年。天荒地老，孤独永驻，他终究是应了这预言。}

172 Chapter 9: 朝暮

{ 她不明白，她有什么好，值得他念念不忘这么多年，直到发熬成了沙，在岁月里漫长。}

218 Chapter 11: 真相

{ 他就像长在她身后的一株繁茂大树，她不知道外面曾刮过风雨，风雨结束后，留在枝丫里的点滴雨露才落在她头上。}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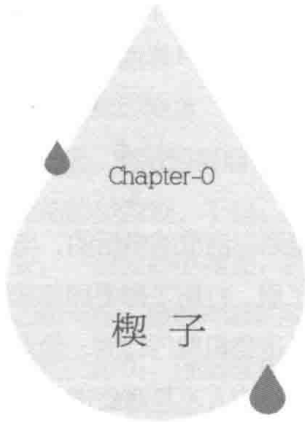
274 Chapter 13: 诀别

{ “对不起，如果死的那个人是我就好了。”
“可有的错误，是万死难赎其咎。”}

319 番外：最熟悉的陌生人

{ 致亲爱的。小白 }





Chapter-0

楔子

恭玉是在登机走廊上接到白洛歆的电话的，电话那头的风雨声伴着嘈杂的电流声，令他不觉皱了眉，打断了想要即刻挂断电话的念头，他脚步未停，对方却迟迟未出声，走到机舱门口时，他对门口的空姐礼貌一笑，侧身停了下来，向着电话那头的人不甚耐烦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恭玉，”熟悉的软糯声音，带着些许过于小心翼翼的期艾，“我有话对你说，你可不可以……不要走。”

恭玉握着电话静了很久，眼前出现的是最后一次同她见面的画面，风雪迢迢，肃杀萧条，却比不上他对她一字一句吐出的字眼，此刻，他很想故技重施，再一次刺痛她，可他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冷冷淡淡吐出几个字：“我与你，无话可说。”

无话可说。

有时候，再凛冽的恶言都比不上这四个字。

电话那头的风雨声里，隐约传来了一声微弱绝望的啜泣声。

恭玉有些烦躁地挂了电话，候在门口的空姐引导他走到头等舱，目光扫过舱内寥寥几个人，当看见靠窗坐着的那人时，他微微一愣，随即勾起嘴角：“吴越越，好巧。”

长发女人压下大大的墨镜框，露出妆容精致的媚眼，只是眼神冰冷，清清淡淡移开了视线。

她当他是陌生人，无非是因为白洛歆。

恭玉无所谓地笑笑，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一路与容貌娇丽的空姐交谈甚欢，而几步之外的吴越越，戴着耳机眼罩儿睡了一路。

六个小时后，飞机在樟宜机场降落。

恭玉和空姐互相留完电话，磨蹭到最后一个出机舱，刚一走上客梯车，他便看见扶梯下背对他而站的吴越越，于是，玩心大气，将写了空姐电话的纸条搓成团儿丢了过去：“前面那位美女，别挡路。”

像是老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，握着电话的吴越越慢慢转过身，背后湛蓝天空流云万里，她木木地抬起头，远远看着他，眼神怔忡。

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叫恭玉不由得心悸，眼皮不觉跳了跳，他霎时犹如凉水浇身，被这狮城的冷风一吹，冻在了原地，但嘴上依旧痞里痞气：“我说吴越越，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是这般的帅气神魂颠倒？”

吴越越似如梦初醒，看着他道：“洛歆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，不去找她？”

提到白洛歆，恭玉觉得自己是明白了什么，瞬间冷下了脸：“我为什么要去找她？一个杀人犯？我不将她抓进监狱已是对她最大的仁慈，怎么？她找你来当说客？那么麻烦你告诉她，她最好这一生都不要让我再看见。”

“是这样么。”

吴越越低下头，看着手机屏幕，良久，她又猛然抬起头来看他：“那么，恭玉，你如愿了……真好，作为老同学，我就祝你此行顺利，与陆家小姐

喜结良缘，祝你长命百岁，一生……”

她沉默了几秒，直到有泪从她睁得大大的眼里落下，她笑了声，静静吐出三个字，“不得安。”

这三个字，诅咒一般，有如一只无形的手，狠狠掐住恭玉的喉咙，让他发不出一丝声音，双腿似灌了铅，动弹不得，远处的跑道，有飞机轰隆隆地冲上天际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他的胸口蓦然紧缩，缺氧的窒息感直冲脑门儿，一片混沌中，他仿佛又听见了女孩儿的啜泣声。

“恭玉，恭玉……”

声声如泣，字字绝望。

一瞬间，往事如海啸，缱绻而至，万里残垣。



Chapter-1

命 定

「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人？
当你看见他，便有惊雷在晴空白日里炸开，脑
子里轰隆声四起，像天崩，又似地裂。
满城硝烟中，他是光，是风，是银河星辰。
是你黑白世界里，唯一的色彩。」

恭玉第一次遇见白洛歆，就被她吓得不轻。

那是他回到裴家的第三个月，本着一天不给裴老头儿找不痛快他就不痛快的原则，机关大院里的人家几乎被他搅和了个遍，独独剩下对门的白家。

他琢磨了好久，好不容易等到个白家人全员出门的黄道吉日，便趁午休之时，借着围墙外粗壮的油桐树爬跳入二楼虚掩的窗户里，还没站定看清周围状况，他就被一声瓶瓶罐罐碎裂的声音弄得差点儿没摔地上。

循着声走出房间，往楼下这么一打眼，就看见瘦瘦小小的女孩儿捡起地上的陶瓷碎片，露出光洁的手腕，她持着碎片贴上腕间的那刻，恭玉才恍然意识到她要做什么，心中一凛，没多想，当即就从楼梯上翻下，落在女孩儿面前。

虽有地毯缓冲，脚板处的刺痛还是瞬间传遍了全身。

只是情况危急，他顾不上自个儿的痛，握住女孩儿的手，重重一磕，震落她手里的白瓷碎片，又将她往前一扯，恶狠狠地冲她吼：“你想干什么？！”

被突然出现的他吓蒙的女孩儿全身僵硬，口罩遮住大半的脸上就只剩

一双大眼，此刻正瞪着他，里面满是惊恐和被人撞见不可告人之事后的窘迫。

“说话啊！”

直到被恭玉又一声吼，她方才如梦初醒般，想要挣开被他擒住的手腕。

“放、放手，痛……”

没想到的是，恭玉不仅没有松手，反而故意加大了握住她手腕的力道，眉眼上挑，一脸轻蔑：“这点儿痛你就受不了了？就你这样的还想自杀？往手腕上拉大口子？哈！”

几句话连珠炮似的，将她的自尊羞辱得半点儿不剩，她本身就是个不善言辞的，心里一股血气上涌，只觉眼前突然一片黑暗，下一秒，就失去了意识。

当她软软地倒向恭玉怀里时，恭玉颇有些目瞪口呆，这，怎么就晕了？

“喂！醒醒！”

扶着她的肩膀使劲摇了摇，她耷拉着头，像个破布娃娃，没有半分反应。

恭玉一肚子的火饶是再想发泄，碰见个昏迷不醒的，也是没有了办法，于是，挠了挠头，将她挪至地毯上平放，然后蹲了下来看她，皱着眉看着她。

白洛歆。

他是知道她的，对门白家的掌上明珠，总戴着口罩的女孩儿，神秘感十足，存在感却几乎为零，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他来机关大院这么久，偶尔几次见着传闻中的她，却总是隔了远远的距离，他也曾坏心思的猜测，这口罩下面是不是长了张奇丑无比的脸。

心一动，身体就先做出了反应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摘下了她的口罩。

午后金色的斜阳铺在她脸上，常年不见光的脸白皙得过分，茸茸一片浮毛，她的呼吸轻浅，静谧而安逸。

没有被惊吓，也没有惊喜，没有血盆大口，也没有蒜头鼻。

普普通通的一张脸，若真要同自己的脸找出什么差距，大概，就是唇边那块暗红色的胎记。恭玉啧了声，指尖轻轻戳了戳胎记的位置，自言自语：“就因为这个，所以戴了十几年的口罩？”

胎记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他胳膊上也有个，况且他觉得她脸上的这个胎记并不难看，细细瞧起来，就像一只翩跹的蝴蝶，亲吻着嘴角。

目光慢慢往上，落在女孩儿紧闭的眼上，她似乎遇了什么魔，扇子一般的睫毛不安地颤动，恭玉的手下意识地覆上那里，感觉到手下毛茸茸的颤动慢慢趋于安静，他忍不住低喃：“为什么，会想要自杀？”

满腹疑虑尚未得到解答，大门处突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他抬头望去，猝不及防地与门外几双受了惊吓的目光撞在一起。

众人看看他，又看看他手下的女孩儿，空气忽然安静下来。

恭玉向来不喜欢太过安静的气氛，于是，自来熟地露出个灿烂的笑来，企图用打招呼来打破安静。

“嗨——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人群里发出一声尖厉的尖叫。

那分贝让恭玉的眉眼皱成一团，掏了掏耳朵，预备像之前他闯祸那样，被人直接拎去裴老头儿那讨说法。

但今次的情况有些出乎意料，只见白家人一齐全围到白洛歆身边，硬将他生生挤到人墙外头。

恭玉有些想笑，白家这个掌上明珠果真不是个虚名，让他省去了和裴老头儿当面对峙的麻烦，他乐得其成，摸摸鼻子，双手插兜，一派悠闲地走了出去。

昏迷中的白洛歆被一片混乱声吵醒，半梦半醒间，她微张的双眸随着人群中的高挑儿身影移动，最终定格在光的尽头，转身，不经意地轻笑，

像一个梦里而遥远的梦。他就那样闯入她的生命里，以一种俯瞰众生的姿态，像古传说里与时间同寿的阿波罗神，走过千秋万代，偶然路过她的人生，却亲手阻止了她永入阿鼻的命运。

那时的白洛歆尚且年幼，她不懂，浩渺人生里，若碰见了如梦一样的人，正确的做法是，将他当作一场醒来就忘却的梦。

只是这个人啊，她终究，是痴梦了一生。

市明华医院里，母亲带着白洛歆做了全身检查，在得到主任医生“只是低血糖加上情绪激动的缘故才会突然晕倒”这样的回答后，仍是不放心，提出将她留院观察的要求。

白洛歆为难地叫了声：“妈……”

她想说她没事，实在不用这样小题大做了，可是母亲却没有给她说下去的机会，一脸温柔地打断她：“洛歆乖。”

母亲在对于她的问题上，总是过于敏感和一意孤行。

最后只有认命地去了VIP病房乖乖躺好。

母亲去走廊上接了个电话，回来后笑着对她道：“是裴家人打来的，恭玉那坏小子被抓住了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给你讨个公道，私闯民宅，毁物又伤人，决计不能轻饶了他。”

白洛歆其实很想解释恭玉是无辜的，但却又不知道如何将实情说出来。

如果母亲知道她有自杀的念头，还不知道要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。

所以，只有自私地选择了缄默，将带着消毒水味道的被子拉过头顶，轻轻吐了口气，闭上眼，眼前出现的，却是不久以前从天而降的高挑儿少年。

“恭玉……”

恭玉啊。

在医院足足休息了两日，白洛歆才得以用学业为借口出院，到家时恰巧碰见要去裴家的奶奶，母亲心里打着去讨公道的念头，便带着白洛歆一同去了。

裴家的祠堂设在楼顶，管事福伯领着白家一行人刚走到三楼转角，就听见裴老洪亮如钟地怒吼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咱裴家世代清白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祸害？”

不知被训斥那人回了句什么，裴老的怒吼声又提高了几个分贝。

“你！不知好歹！以下犯上！”

一个同样高分贝的清澈少年音立马回应：“你！欺凌弱小！为老不尊！”

离祠堂越来越近的几人面面相觑，福伯见怪不怪，赔笑道：“老爷和小少爷感情好，没那么多礼数拘着，倒让你们见笑了。”

几人互看一眼，心里有数，还未客套回去，就听见砰的一声响，裴老洪亮的声音炸裂般响起：“小兔崽子！老子今天不弄死你老子就不姓裴！”

“老爷……”

这边厢规劝的声音还未落，那边厢又唱起了反调：“好哇好哇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小爷我姓恭了！”

“裴恭玉！”

“啥？你怕是老糊涂了吧？连老子名字都喊错了，老子姓恭名玉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恭玉！”

“你身上流的是我们裴家的血……”

“打住！我说老头，十八年前你怎么不说我身上流的是你们裴家的血？

现在想让老子姓裴，门儿都没有！”

“你！”

一行人此时已行至祠堂门口，守在门边的家佣早就听得一身冷汗，生怕出事，见有人来如临大赦，连敲门都忘了，直接将祠堂门打开通报：“白家来人了。”

门一开，白家众人就看见太师椅上高举着茶杯的裴老，祠堂中央跪着一个少年，那少年正双手揪着自个儿耳朵，回头看戏似的看了他们一眼，冲唯唯诺诺跟在父母身后的白洛歆抛了记媚眼，戏谑道：“哟——这不是小白——兔吗，老头儿，神了你啊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”

白母变了脸色，刚要理论几句，裴老这边就有了动作。

“混账东西！”

裴老手里的茶杯应声飞了过去，结结实实砸在恭玉的眼角，眼瞅着就肿了起来。

白洛歆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吓了一跳，往母亲身后缩了缩。

一向心善的白奶奶忍不住皱起眉，心疼道：“老裴！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砸坏了小孩儿的眼睛可怎么办？”

裴老也没料到恭玉这回没有躲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又捏了捏拳，终究是没了动作，嘴上却依旧硬着：“砸坏了更好，省得他天天跑出去惹祸，裴家百年挣来的名声，全都叫他败光了。”

恭玉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却是连哼都没哼一声，笑嘻嘻地反驳：“这罪名我可担不得，我又不姓裴，裴家的名声关我屁事啊。”

裴老被堵得一时语塞，过去是他不认这个私生孙子在先，后来将他找回裴家，这小子记恨他当年的冷漠，说什么都不愿将姓改回来，根源在于他，